

請掀開經本第五頁的後半面，最後一行。昨天講到「天壽不貳」，這個境界與佛法裡面所說的不二法門就相當的接近。佛門裡面常說，「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」，與此地雲谷大師所說的「修身以俟之」，也是同樣的道理，這樣的修學，這叫做腳踏實地的去做學問。佛門裡面常講老實，老實的確不容易，所以他老人家說「即此便是實學」，實學到後來必定有真實的結果，這是在這幾天我們所討論到的。無論是世出世間法，我們的修學之所以沒有成就，就是沒有在基礎上下功夫，沒有真正老實去修學。所以我們在這麼多年當中的體驗，自己感覺到古人的教訓的確是有道理，我們自己要是疏忽了、看輕了，吃虧的是自己，我們的虧就吃大了。看看從前的人，修行個三年五載就證果了，就開悟了，我們搞了幾十年還是這個樣子，怎麼不慚愧。是不是我們的聰明智慧或者是我們的機緣不及古人？可以說我們樣樣都比古人周全，唯一不及古人的就是沒有古人老實，就差這一點。

古人學東西按部就班，從根本來，我們自己不肯幹。世間法，我們把小學疏忽掉了，這不是講現在的國民小學，是講我們從前小學的教學，那是教的根本法。出家五年學戒也是根本法，是佛門裡面的小學，我們也疏忽掉了，沒有在這裡扎根，所以修行一輩子都不能成就。覺悟了還是要回過頭來從頭幹起，要不然，再三十年、五十年，一直到老死，恐怕還是現前這個程度，那就不得了！我們今天從頭再幹，幹上個五年，打下個基礎，再用個三、五年工夫，十年可以能夠追得上古人，我們求開悟還是有機會。假如還是對於基礎把它看輕了，認為我可以不必要了，你看看，看看你二十年、

三十年之後，看你有沒有成就。所以在這一點我們千萬不可以疏忽。

底下這幾句，昨天念過了，說你還不能做到無心，這個無心是無妄心，他雖然是沒有妄念了，沒有妄念，他妄心還是在。實在講他比阿羅漢還不如，阿羅漢是守悠閒，他這個功夫還到不了這個境界，只是覺得一切都是命裡頭注定的，他打妄想也是枉然，不如不打妄想了，他是這麼一個念頭把妄念止息住，是這麼一個境界。所以雲谷大師教他持準提咒。方法昨天我特別給諸位提示，我們不能學他，我們今天念佛、持咒要記數，要記遍數。他是沒有妄念，心的確比我們清淨，所以大師教給他的是不必記、不必去數，就是你一直念下去就好了，不要間斷。這個咒不要間斷，要持到純熟，「於持中不持，於不持中持，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」。你們想想念頭不動是什麼境界？就是一心不亂。到一心不亂就感應道交了，就靈驗了。此地的一心不亂，實在與淨土裡面所講的功夫成一片是這個境界，這個時候就有感應，就有靈驗。

了凡居士承受雲谷大師的教誨，他以前的號叫學海，從這時候起，就從這一天起，接受雲谷大師教誨之後，他把他的號改了，改叫了凡，了凡是他的號。他的名叫黃，字坤儀，過去的號是學海，從此以後這個號改了，改叫了凡。為什麼改做了凡？「蓋悟立命之說，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」。說到這個地方，你看人家的名字是依什麼來起的？名象徵一個意思，換句話說，他起了這個外號，人家客氣當然都稱他的外號，這一稱他的號，就把他自己提醒了，我不再當凡夫了，不甘心當凡夫，常常提醒自己。現在我看也有不少改名字的，甚至還有出家人改名字，為什麼改名字？看看姓名學裡頭，算算自己的筆劃不對，不吉祥，找一個筆劃吉祥的去改一下。他跟了凡的意思完全相反，了凡是不願意落凡夫窠臼，他是唯恐出了

凡夫窠臼。所以這一類的人生生世世做凡夫，來生人天果報在我看沒分，他到哪裡去受報？諸位就可想而知。了凡居士所示現的就是我們的一個榜樣。

從此以後，他是兢兢業業，跟以往不一樣，以往過日子是被命運拘束了，現在曉得命是自己造的，自己可以能夠創造命運；換句話說，他的生活有了生機，不像從前。從前我們能看得出來，這個人死氣沉沉的，隨緣過日子。這就是有精進的相。他說以往悠悠放任、隨隨便便，從此以後，這就是精進的相了，是「戰兢惕厲」，這是精進的相。「在暗室屋漏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。遇人憎恨我，毀謗我」，他不像從前，小小對不起他的地方脾氣就發出來了，現在不發脾氣了，修忍辱波羅蜜，「自能恬然容受」，真的把以前的毛病改過來了，這就是一個有福的人。所以這一定要學。一個人常常才華表露在外面，人又尖酸刻薄，沒福，這個人決定沒有福報。

我在年輕的時候就是這樣，也很喜歡說話，喜歡挖苦人，喜歡諷刺人，人家對我也無可奈何。那時候年輕不曉得，現在想想，就是跟了凡先生一樣，很刻薄，所以得罪很多人，這是沒福之相。學佛之後才曉得，才改過自新。我在學校念書的時候也是有菩薩示現，改我這個毛病。念書的時候，我們那時候同年級，不同班，有一個同學，他姓白，沒有到台灣來，白振寰，給我的印象太深了。在學生的時代，他是很喜歡出風頭，因為他是青年軍退下來的，總統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，他去從軍，勝利之後他退下來，再復學讀書，跟我們在一起，所以很喜歡出風頭。我就偏偏挖苦他，挖苦他不是說當著少數人面，往往學校同學集會當中我就毫不客氣的挖苦他，對他是一點情面都不留。他也曉得我瞧不起他，這個人背地在別的同学面前他讚歎我。以後同學告訴我，他說你雖然瞧不起他，人

家可處處讚歎你。我說有這個話？再去打聽打聽，果然如此。我是被他感化的，一年的時間，兩個學期，被他感化了。所以以後就不再挖苦人了，能忍辱了，他能夠忍得了我給他的侮辱，不簡單。所以我從這個地方開始學忍辱波羅蜜。所以以後學了佛，那是菩薩化身，教我忍辱波羅蜜，很了不起，非常之難得。

了凡居士徹底改過自新，「到明年，禮部考科舉，孔先生算該第三」，命裡頭，不錯這一年是考中了，但是第三名，他今年去考還得了第一名，你看不對了，考中被他算定了，名次提升了，從第三名提升到第一名，這就是他修的，他自己修的。「其言不驗。而秋闈中式矣」，這個中式就是考取了，這是講考舉人，中了舉。「然行義未純，檢身多誤」，這是檢點檢點自己，改過自新這個功夫不純，每一天反省反省，檢點檢點自己的毛病還是很多。他這是實行功過格，每天做善事、惡事統統要記載，比較比較，惡事還是很多，惡念還是很多。

底下這就舉幾個例子來說，「或見善而行之不勇」，行不行？行，不能夠盡心盡力的去行，這個行之不勇。「或救人而心常自疑」，心裡的疑惑不能斷，前頭講了，他從前是愛好名節，不大願意救人，不大願意管人家閒事，現在曉得那是不對的，見人家有苦有難應當要幫助他，可是他還有疑。「或者是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，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」，雖然改過自新，你看看確實不純，還是多過錯。「以過折功，日常虛度」，了凡之可敬、之可愛也就在這一點，他之能夠成就，還是老實，不是不知道自己過失，知道自己過失。人要是不知道自己過失，這人就沒救了，那是沒辦法；人能夠知道自己的過失，這人有救。佛家常講不怕破戒，為什麼？破戒還有救，就怕破見，見是什麼？邪知邪見，自己做錯了事情自己不曉得，還以為自己做得對，見解上的錯誤，那個就沒救了。

「自己巳歲發願」，這個是明朝穆宗隆慶三年的時候，這是講他發願那個時候。「直到己卯歲」，己卯是到萬曆了，就是明朝神宗的時候，明朝神宗萬曆七年，這個我們一計算就曉得是十幾年。

「歷十餘年，而三千善行始完」，你看看雲谷大師那時候教他，他就發願，許了願要做三千條善事，十幾年才做完。可見得剛剛下手不簡單，要很努力，勉勵自己去修學。「時方從李漸菴入關，未及回向」，這個事情諸位可以看了凡居士的傳記，裡面有記載，這是因為公務，沒有來得及迴向，三千願圓滿了。迴向是什麼意思？小註裡頭有註，這是佛門裡頭很重視的，像十大願王，實際上十大願王裡面前面七條是願，後面三條是迴向，迴向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所修的功德自己都不要了，決定不執著，都迴向給別人。自己修的福自己不必去享受，希望大家來享福，迴自向他。做了功德要不迴向，這個功德很小；迴向，這個功德就大了，為什麼？境界就廣了，心量也大了。心量大，福就大，福報就大。

所以在佛門裡面迴向，它是有三種，一個是迴向菩提，就是我們所作、所為、所修的一切善行功德，為什麼？為無上菩提，不為其他的。無上菩提，菩提是智慧、是大覺，我們只求這個，並不求精神物質一切享受，不求這個，更不求名聞利養，只求開智慧。第二種是迴向實際，就是真如本性，這是我們終極的目標，我們就是要求得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，就求這個。第三是迴向一切衆生，這叫菩薩行。

「庚辰南還」，庚辰是第二年，萬曆八年，這一年也就是一五八〇年，五百年前，我們今年是一九八二年，五百年前，這一年，就是五百年前，他回到南方來。這個時候比較清閒了，這才請兩位法師，「性空慧空諸上人」，請這兩位出家人，就「東塔禪堂回向」，這是他的三千善事做完了，圓滿了，相當不容易，做了十幾年

，才把三千條善事做完。當然他有感應，跟孔先生算的那個不太對，都比算的更要殊勝，這就是感應，有了小的感應。這個時候，他命裡頭沒有兒子，就發願求兒子。「亦許行三千善事」，又許了願，行三千善事，目的？目的是求兒子。「辛巳生汝天啟」，這是他大兒子。求子得子，他真是生了一個小孩，命裡面沒有，這就是求得的，命裡面有的那不叫求得，沒有的求能夠得。

你看他這個行善是怎麼個行法，「余行一事」，自己行一事，「隨以筆記」，他都把它記錄下來。「汝母不能書」，這篇文章是教子書，諸位要曉得它的性質，這是給他兒子的，這就是他太太，他太太不認識字，不會寫字。怎麼辦？她做了善事，她就用鵝毛管印硃砂印一個圈，做一個記號在日曆上，那時候的日曆是一本一本的，像現在的農民曆一樣，一本一本的，就把它印在日曆上，做一個好事印一個紅圈，做了壞事印一個黑圈，夫妻兩個都幹，兩個人都行。你看，「或施食貧人」，這是布施飲食。「或買放生命。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」，後面這個行善比前面就要精進了，要勇猛了。「至癸未八月，三千之數已滿」，從庚辰到癸未前後四年，你看看前面是十幾年才圓滿，這是不到四年，三年多，不到四年，三千善事就圓滿。「於是又請性空輩，就家庭回向」，求子得子，真是有求必應。

現在又發心求功名，「復起求進士願，許行善事一萬條」，這個心那是勇猛得太多了，前面是三千、三千的許願，現在要許願行一萬條善事。「丙戌登第」，這是進士及第。「授寶坻知縣」，這個地方在河北，跟現在河北與山東交界的地方，在那時候它是屬於京師，屬於首都，這是做了知縣。「余置空格一冊，名曰治心編」，這一篇東西做什麼用處？就是他的辦公桌上擺了一個筆記本，這個本子是空格的，就是記載自己功過的。「晨起坐堂」，上班的時

候，「家人攜赴門役」，他自己家裡的佣人把這個交代衙門裡面當差的，侍候他的，「置案上。所行善惡，纖悉必記」，統統記下來。到了夜晚，「則設桌於庭，效趙閱道焚香告帝」，這個帝就是天帝，今天一天所做的功與過，所做功過，求上帝保佑他。

你看底下說了，他太太見他所記載的不太多，這個一萬條善事你要什麼時候才能夠行得圓滿？所以常常就憂慮不安。她說從前你沒做官在家裡，她還能幫著行善事，現在做了官，住在衙門官邸裡面，與那些貧窮人接觸不到，不能常常布施了，縣太爺的夫人也不能常常去買東西放生了，什麼都不方便了。所以憂慮這個一萬條善事到什麼時候完。所以講從前許的願三千，三千這個數字很快就可以完，現在許一萬，「衙中無事可行，何時得圓滿」，他太太也憂慮，他自己也懷疑。他夜晚做夢，夢到一個神人告訴他，他說你的善願，一萬條的善願，已經圓滿了。怎麼圓滿的？這個神就告訴他，「只減糧一節，萬行俱完矣」。這是他做縣長的時候，知縣，做了一樁大好事，想想真有這個事情。當時的田租，寶坻的田租，是一畝二分三釐七毫，他做縣長的時候把這個田租減低，減到一分四釐六毫，這一個縣的老百姓，種田的人，都受到他的恩惠。這一縣不止一萬人，這一樁事情一萬條善事就做圓滿了。他醒過來之後，想想真有這個事情，心裡頭還驚疑不定，我做這麼一樁事情，就一萬條善事就做完了嗎？這就正是所謂公門當中好積德。

所以你有權在手的時候，你能夠多替老百姓著想，多替大眾幸福著想，別人要修福做善事沒有這個機會，你有這個機會，這是大善。換句話說，如果你一個決定錯誤了，叫一切眾生都受害了，你這個罪過無量無邊。同時這個裡頭還有因緣，你是一個主管官，你這個政策定了之後，下面人要能夠執行，這個功德才圓滿。如果你有這個意思，底下人不能給你執行，你雖有善願，功德不能圓滿，

這是我們要曉得。諸位懂得這個道理，所以做一個領導人不容易，為什麼？他一個決斷要影響多少人，這個決定要是善，多少人得利益；要是不善，多少人受害，這是不能不謹慎的！自古以來，在遠古的時候，我們古聖先賢就說過，「民為貴，君為輕」，事事都能為老百姓著想，這樣的政府才是老百姓所擁護的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在以前做官，處處都為老百姓著想，這一個官一定為地方所愛戴，縱然離開了，調到別的地方去了，這個地方老百姓還懷念他，不忘他的恩德。袁了凡現在是做到了這麼一個境界。

他對這個事情懷疑，究竟靠得住嗎？剛剛好碰到了「幻余禪師自五台山來」，他就把他做這個夢的事情告訴這個法師，向他請教，這事情能不能相信？我真的一萬善事就這麼就圓滿了嗎？法師就告訴他，「善心真切，即一行可當萬善」，這是從佛法理論上說的，普賢行，這是講你心量大，你的心量大你修一樁善事，這個善事就無量無邊，那是普賢行。普賢行是念念圓滿功德，行行圓滿功德，豈此萬善，千萬善、億萬善，一行一念就圓滿了。了凡當然做不到，為什麼？因為他有心，他有分別。普賢行是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心與法界一樣大，所以念念行行與法界相等，這是無量功德，不思議的境界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。我們修這個念佛法門來說，我們要念到理一心不亂，到那個時候，你布施一文錢，這一文錢的功德是盡虛空遍法界。可是沒有到理一心不行，那一分錢還是一分錢的功德，不能當一萬功德，不能。幾時到你無心，妄心斷盡，真心現前了，那就是普賢的境界了。這是先從經典理論上來說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，先從這個理上講。然後再就事上說，他真有這個事，「況合縣減糧，萬民受福」，真有其事，所以當然可信，這個沒有話說的。你看這個行善，他的善是年年增長，行善的心一天比一天勇猛，一天比一天真實，實在是難得。

「吾即捐俸銀」，俸銀是他的薪水，不是拿公家的錢去做事，是拿他自己的薪水，拿他的俸銀，到五台山齋僧，「請其就五台山齋僧一萬而回向之」，這是打齋供眾，供多少人？供一萬出家人。五台山是我們佛教四大名山之一，我們中國佛教是四大名山十大道場，這是四大名山之一，這是文殊菩薩的道場，也是華嚴的道場，清涼大師在這裡講《華嚴經》講過五十遍，這是華嚴道場。五台山裡面的寺廟很多，它是叢林，有許許多多的寺廟，裡面住的人大概還不止一萬人，他在此地不是打千僧齋，是萬僧齋，供養一萬個出家人吃飯，以這個功德來迴向。你看前面減糧做了一萬樁好事，這個請一萬個出家人來供養，這也是一萬條好事。所以往後面去，行善愈來愈容易，愈來愈範圍愈大，不是以前那麼斤斤計較。

孔先生算他壽命只有五十三歲，前面我們曾經讀過。他沒有求長壽，五十三歲那一年他也沒有災難，就這麼平平安安的度過了，「今六十九矣」，今就是寫文章這個時候，也是消災延壽，不求，壽命就延長了。世間事最難的就是求壽命，這是最難的，連壽命的長短都可以求得，你想想其他的這些事情哪裡有求不得的！所以如理如法的求，有求必應，世出世間聖人都是這樣告訴我們。雲谷大師給他開導之後，他就下手，就開始做，每一個願望他都求到了。像了凡居士這個求法的人，給諸位說很多，所得的果報也如了凡居士一樣。

我學佛的初期，朱鏡宙老居士將這個小冊子介紹給我，我念了以後很受感動，也就照這個方法去修學。我還有一個朋友，現在住在新店，已經退休了，當年也是貧困到不堪設想，幾乎沒有辦法活下去了，我把《了凡四訓》這個小冊子送給他，他看了之後很受感動，全家行善。現在老運好，他有六個小孩，五個博士，現在大概四個在國外，有兩個在身邊。一遇到我就給我磕頭，「我這一家都

是法師救的」。我說哪裡是我救的？我不過就是送一本書給你，你們全家肯照做，這是你自求多福。我現在印的好書很多，《了凡四訓》印得這麼好，這麼大的字，那個時候是很小，白皮的，薄薄的一個小冊子，民國四十幾年那個時候印的。我說我有好本子，送幾本給你。他說我不要，我這個老本子，這是我傳家之寶，雖然是破破爛爛的，這個本子是我傳家之寶。他供在祖先牌位的旁邊，他傳家之寶。

所以貴在能行，他一家命運能夠改轉過來，得力於實踐《了凡四訓》，他能夠做到，自求多福，榜樣就在眼前。他從前住在新竹，非常可憐，我跟他當中差不多有十年失掉連絡，前年在圓覺寺講經，有一個記者很熱心，替我們做專題報導，連著登了三天，他看到了，打電話到圓覺寺，這樣才連絡上。最近搬到新店，自己也買了房子，有兩層公寓，非常舒服，老年的福報是真正的福報。所以有許許多多的例子、榜樣就在我們面前，就怕你不懂這個道理，你不相信，你不肯做，那就沒法子。你要是懂得這個道理，相信這個道理，又肯發心去照做，你這個命運一定能夠改得過來。所以不求壽命，壽命延長了。我自己跟大家講，也是一點福報都沒有，連袁了凡都不如，而且還短命，我也是照這個方法修學的，人家給我算命是過不了四十五歲，我今年五十六歲了，這個壽命是自己這一生修來的。了凡先生五十三歲那一年平安無事度過去了，我四十五歲那一年害了一場病，害了一個多月，現在給你們講唯識的徐居士，那個時候在師大念書，我害病的時候他天天去照顧我，有四個學生輪流來照顧我，他是其中之一。

底下舉的《書經》幾句話說，「天難諶，命靡常。又云，惟命不於常。皆非誑語。吾於是而知，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，乃聖賢之言」，世出世間聖賢都是這樣教給我們。「若謂禍福惟天所命，則

世俗之論矣」，這是迷信，我們現在普遍看到的就是迷信，總認為這個命運是由上天、是由鬼神在那裡主宰著，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情，吉凶禍福是在自己方寸之中。

底下這就是教他兒子，「汝之命未知若何」，講他小孩，你的命不曉得如何，不知道怎樣。「即命當榮顯，常作落窶想」，這些字都很容易懂，不必加以解釋，「即時當順利，常作拂逆想。即眼前足食，常作貧窶想。即人相愛敬，常作恐懼想。即家世望重，常作卑下想。即學問頗優，常作淺陋想」，這幾句都是教他積德的根本。人要是曉得這些道理，才能夠修功累德，何況古聖先賢教給我們的無不是講積陰德，能夠常常作如是想，這個陰功浩大，果報當然不可思議。

「遠思揚祖宗之德，近思蓋父母之愆」，這個是報本反始，也是孝行的根基，要光大祖宗之德行。人能夠有這一念就不會為非作歹了，為非作歹，對不起祖先、對不起父母。從前，你看政府裡面要是選拔人才，他從什麼地方選拔？選拔人才必定是選孝子，是以這個為第一個條件。你要是不孝，你有再高的才華，政府不要你。為什麼？你那個才華將來會害人，你連你父母都不孝順，你還能替老百姓做事？你還能夠忠貞愛國？所以選拔人才是選孝廉，以這個為基礎。這樣的人選拔出來之後，政府來培養、來教育，將來才能夠做一個好官，才能夠愛護老百姓。所以從前選拔不是選你的才華，不是的，選你的孝行、選你的廉潔。所以諸位要是讀讀中國歷史，我們古往以來，好多好制度，想得真是周到。

確實這是外國西洋文化跟我們有根本不相同的地方，他們尚功利，我們是講道德仁義，基本上觀念就不相同，所以我們這個選舉、選拔跟他們的選拔、選舉不一樣。選舉制度，從漢朝以來一直到滿清，朝朝代代都是有選舉制度，不過他那個選舉不是民選，是官

選。譬如說派你做地方官吏，了凡居士派到寶坻做知縣，他要是三年當中不能夠替國家選拔人才，他這個知縣就別當了，就要撤職了，因為他考績裡面第一條就是選賢舉能，選賢能。所以說地方官吏有替政府選拔人才的任務。而且你看漢朝制度，進賢受上賞，國家最高的獎賞賞給誰的？賞給那些替政府推薦人才的人。推薦人才，國家認定真正是個人才，所以國家最高的榮譽要頒給他。所以地方官吏他有這個責任，他常常出去巡視、出去探訪，哪一家有孝子，哪個小孩能夠廉潔，能愛人，愛護人，這就要把他選出去。家境清寒，政府要給他糧食，給他安家的費用，要選他去念書。制度好得很！

近思蓋父母之愆，愆是過失，這個過失不是說父母有什麼罪過，不是這個意思，而是什麼？父母沒有能夠飛黃騰達，沒有能夠給地方做大善事，他沒機會，這就是父母之過。譬如我們這一代來說，我們有很多缺點、有很多過失，你們這一代能夠把我這個過失改正過來，這就是蓋前一代的過失。我們這一代最大的過失，給諸位說，就是我們讀書沒有從根本學起，這是最大的過失。小的時候確實有這個能力，沒有人督促，改成新學堂了，老師不再教學生背書了。教是教背，背完了就了事，不像從前私塾要督促你背一百遍、背二百遍，沒有了。我那個時候念小學的時候，老師還是要背書，可是那種課文容易，一遍、二遍就會背了，那個課文念背了也沒用處。從前那個背書，背四書五經、背諸子百家，那個東西背了有用處，一生都受用不盡。這個話，我在小的時候，我父親給我提過，他喜歡《左傳》，他就希望我把《左傳》背下來，小孩子喜歡玩，父親在家裡的時候背幾篇給他聽聽，每一天去念念；他一不在家，去玩去了，書就丟掉了。他是常常不在家，所以我們就天天都放假，這耽誤掉了。現在想一想，這是很大的過失。

所以我期望你們同學，你們現在這個年齡還可以。譬如我跟方老師求學的時候，方老師沒有叫我背書，我跟李老師十年，李老師也沒有叫我背書。如果他那個時候叫我背，我還真能發心背，因為那個時候才三十一、二歲，我跟方先生的時候二十六歲，行，背書還行。老師沒有講，他們自己的學問都是從小背的底子，方先生底子深厚，沒話說的，他那個學術，他在家裡念的書，他是桐城人，你們大家知道桐城派，他是方苞第十六代的後人，家學底子厚，那有什麼話說。他的老家距離我的老家大概還不到五十里路，很近，我們那一帶文風都很盛，沒有一家小孩不念書的。可是我們命運不好，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起來，我跟著我父親逃難，我父親那時候在軍隊裡。抗戰八年，我們常常搬家，走了十個省，江南走遍了，等於說天天遊山玩水，江南走遍了，把念書的時間就耽誤掉了，沒有人督促，也沒有人管教。現在曉得，現在背書來不及了。

李老師小的時候，他給我們說，也是很頑皮，他那個背書是被逼出來的，他很聰明，有方法騙老師，被逼出來的，念了幾年書，一直到今天，還是那個幾年的老基礎、老底子。你們如果在學校問問那些老教授們，你問問他怎麼念書的？都是私塾裡面背書的底子，今天在學校裡教書，靠這個維生，還是靠那一點點基礎，你就想到這個基礎多麼重要。所以我只能夠說，把我們自己的過失，前一代的過失告訴你們，希望你們不要再犯前人的過失，你們就有進步了，一代比一代好，這就是最好的教育。我們的長處你應當要學，我們的過失你要改正。所以凡是跟我學佛的，我一定要他背兩樣東西，一個《四書》，為什麼？代替了小乘佛法。我們圖書館印了一千部《四書》，大概這幾天可以，聽說印好了，封面裝好之後，希望這個《四書》也能夠送來，一個人送你們一部，希望你們要好好的去背。再有你學佛經，你主修哪一部經典，這個經典要背。

老師教學生背經，我是在香港看到一個，海仁老和尚，他是講《楞嚴》的，在香港人家送他一個外號叫「首楞嚴王」。他有五個學生，學生很少，為什麼？大家不敢跟他學，學要背書，你背不過來的話，他不收你做學生。他不但要背《楞嚴經》，還要背註解，連經文帶註解都要背，這是我們中國過去的教學法。過去的教學，統統要背過，熟透了就會開悟，你不熟，你憑什麼開悟。我們講堂過去講《六祖壇經》，這《六祖壇經》講下來之後，給我們有很大的啟示，六祖底下這些學生，開悟的學生，個個都是有背誦的基礎，深厚的基礎。像那個大部經，都是背過幾千遍的，在六祖會下，幾句一點醒就恍然大悟，他要沒有那個基礎他就開悟不了。裡頭還有背《涅槃經》的，《涅槃經》我們有兩個翻譯本子，一種是四十卷的本子，一種是三十六卷的本子。像《楞嚴》才十卷，比《楞嚴經》要多上四、五倍，人家都能夠背得過來。所以我們跟古人比，怎麼能比法？沒有法子比。

我今天把這個貼了幾張，前面幾頁，大概是十幾頁，我給它影印出來，你們看看，民國初年小學生的作文。年歲多大？大概就十一、二歲，就這麼大年歲，就能寫出這樣的文章。我的底本留在此地，你們如果要的話可以在這裡登記，請他們帶你去拷貝，景美這個地方印比較貴一點，兩塊錢一張，要到台大那邊去，大概好像我聽說有一塊錢一張、八毛錢一張，到那邊去印。印了你們自己好好去看看，你看從前人的程度，再看看你們大學中文系的程度，比較比較。他怎麼來的？這就告訴你，文言文不難，你要是把《四書》能夠背過來的時候，文言文就通了，難個什麼？不難！就是要背書，現在提倡背《四書》的地方不少，好多個地方提倡背《四書》。我們這個地方除了《四書》要背之外，你所研究的經典，主修的經典，那是一定要背的，你要問我會不會背？我不會背，這就是我的

過失，我不會背而要求你們背，就是希望你們將來能夠也蓋老師之愆。這是我的過失，確實！從前老師沒有嚴格的督促，我都感覺到老師有點對不起我，為什麼不講？為什麼不嚴格多說幾遍？多說幾遍，我今天不是這個樣子。

「上思報國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。外思濟人之急，內思閑己之邪」，這教他應當要常常這樣想法，要有這些念頭。國是我們的大家庭，特別是在我們中國的社會，跟外國的社會不一樣，我們中國社會是五倫的組織，五倫是一家人。從夫婦肇端，夫婦室居，一個房間，一個房間之外就是你家，家上面有父母，下面有兒女，平行的有兄弟姐妹，這是構成了一個家族，一家人。再推廣的時候，這是一國，國是大家庭，上面這是有君，在你底下的，你有統帥的幹部，這是有臣。平輩的有朋友，朋是說的同學，友是指的同志，志同道合這叫友，同學是朋。我們是不是同學？是同學。你看看從前的人，每個人都念孔子公的書，他怎麼不同學？全國讀書人是同學，都是以孔老夫子至聖先師，是以他一個人為老師，都是念他的書，接受他的教化。所以全國讀書人是同學，這個關係多親切！佛法裡面我們大家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我們所讀的都是釋迦牟尼佛遺留下來的經典，我們也是同學。不但我們現前全國的人都是同學，同一個老師，同學一種教科書，過去的古聖先賢，未來的萬世子孫，統統都是同學。所以中國文化，十方三世是一個整體，怎麼能不愛國？我們跟西方文化確實是不一樣，那就是我們是五倫的社會，五倫是我們中華文化的特色，我們要曉得這個道理。能夠報國恩，就是造一家之福。如果你把這個範圍縮小，只想到一家，你這一家造不了福，縱然有一點福報，沒多久也就享盡了。

外思濟人之急，你要問，人家有什麼急難需要我幫忙的？我告訴諸位，今天人讀古書、學佛法，這就是人之急，再沒有比這個事

情更要緊的了，你今天能夠把儒佛之道普遍的去勸別人修學，這是濟人之急，他現在不曉得，到像我這個年齡就曉得，後悔來不及了。你在這個時候把年輕人給他點醒，他一生都感激你。所以說哪是急、哪是緩我們要能夠分得清清楚楚。今天眾人之急就是忽略了道統、忽略了文化，我們今天講復興文化，說個老實話，我連在教育部我也是這樣說，口號而已，沒認真去做，我是到處去勸人，文化需要講學。今天我們在台灣還有不少老夫子，對於國學有相當修養的，只在學校裡教影響不怎麼大，應當常常公開的講學。佛經我們還有一些地方來講，儒家儒學政府應當提倡，應該要設立講堂，請這些老先生常常來講。

不但要講，最好還能把它錄影，錄成錄影帶在電視台上廣播，使我們每一家的人打開電視都能夠聽到，這才能普及，這才是真正復興文化。再過幾年這些老夫子都過世了，後繼無人，怎麼得了！今天我們國家最急的事情無過於這一樁大事情，這些老人真是一天一天凋零，至少年齡都差不多接近八十歲，我們沒有把他們的東西留下來，這怎麼得了！我們今天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圖書館沒有這個力量，我如果要是力量做電視節目，我決定不做像「信心門」那種節目，我如果有這個財富，我請這些老先生給我講《四書》、講五經，給我講這些東西。為什麼？佛法還有人講，還有法師，後繼還有人，這些東西真是後繼無人，不得了！我做這個節目功德無量，這叫濟人之急，濟國家之急，濟我們千年萬世子孫之急。

內思閑己之邪，邪是邪念、妄想，閑是防止，防止自己的妄想邪念。如何防止法？念念都在正道上，你想，像前面他能夠思祖宗之德，能思蓋父母之愆，常常心裡面懷著這些正念、善念，自然沒有邪念，自然沒有惡念。

「務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過」，這就是日新又新，天天要反省

、要檢點，曉得自己的過失，要認真去改正自己的過失。佛門裡早晚課誦意思本來就是這樣，早課就是提醒我們，我們這一天要遵守佛菩薩的教訓，不可以違背，每一天早晨做早課這樣提醒。實際上佛法裡頭，你就是以三皈依來說，確實與這個意思就很接近，你們念三皈依什麼意思？怎麼樣皈依佛？體解大道，發無上心。我們今天是不是往這幾句話去做？如果沒有做，只是在那念念，有口無心，那不就是打一次妄語，騙一下佛菩薩，早晨騙一下，晚上又騙一次，一天就騙兩次，你還有功，你還求佛菩薩保佑，哪有這個道理？沒有這個道理。不說別的，就把三皈依這個偈子你能夠做到，這就是至善、大善，還用得著說別的嗎？佛菩薩又不在世，供的雕塑的像，或者彩畫的像，你還忍心騙它一次？他人要在此地，你騙他一下還情有可原；他已經不在世了，掛的那個像都對它騙一下，說不過去。所以我們今天學佛的就是打妄語，欺騙佛菩薩，欺騙鬼神，幹的這個事情，這樣怎麼會有成就？連世間善人君子都比不上，人家都不打妄語，都不騙你。可惜的是什麼？他不知非，所以他不能改過，他每一天打妄語騙慣了，以為這是正常的，以為這是我的早晚課，我功課都交代了，我功課都沒有缺。什麼沒有缺？騙佛菩薩的騙沒有缺，天天騙，一次都不缺，幹的這個事情而已。所以要知非，要改過。

「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於自是」，這就是大病，「一日無過可改，即一日無步可進」。佛門裡面教你精進，儒家教我們日新又新，從什麼地方做？從這個地方做。「天下聰明俊秀不少」，這個話一點都不錯，我們看這些小孩活活潑潑，個個聰明，聰明絕頂，他將來能不能有成就，這個責任就在父母、老師，父母跟老師要合作才能把小孩教好。小孩長大了，父母總不好意思說，你要孝順我，講不出口的。老師對待學生，你應當尊重老師，尊師重道，這也

說不出口。怎麼個教法？做老師的人就要教學生，要孝順父母，把這個道理、把這個功德利益要講給他聽，教他覺悟，孝順父母，做父母的人要教他尊師重道，換一換，這才把小孩教好，這麼個道理。所以兩方面來教，他才曉得孝順尊師。這是世出世間的學問根基就在此地。我看這個孝之一字就是佛法裡面講的大總持法門。你看我給日本那個神野和尚，我給他講的那個話，就是提出一個孝是中心。孝是什麼？孝就是佛，就是真如本性，我就是給他這樣講法，能夠盡孝，圓圓滿滿盡孝，這個人就叫佛。什麼叫成佛？就是孝做到圓圓滿滿，一點沒有欠缺，這個人就是佛。我有一個大綱，你們手上都有，這個本子後頭就有，在最後這個大綱你們可以看到。這些俊秀的兒童、少年我們要愛護他，要好好的去教導他。「所以德不加修，業不加廣者，只為因循二字，耽擱一生」，因循放逸，馬馬虎虎，得過且過，這樣耽誤了一生。世出世間凡是做大事的，你看人家精神飽滿，兢兢業業，絕不偷安、絕不懈怠懶惰，人家不休息的，所以他才能夠進步，他才能夠站在時代的前面來領導這個時代。

「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」，前面我們都讀過了，「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」，這個道理是精純而不雜，邃是深遠，深不是淺顯的，是真正，絕不是虛妄的。「其熟玩而勉行之，毋自曠也」，這是囑咐他，應當要熟，要熟透。玩是欣賞、是要理解，把這個道理要理解，要能夠欣賞它、要能夠勵行，勉勵自己要把它做到，不要空過了少年的光陰，這是最後一句話。年紀輕的時候要努力，不要享福。前面我跟大家講過，年輕的時候有一點福報，享盡了，老年的時候就可憐了，福享盡了。年輕的時候應當要培福，應該要吃苦；壯年的時候應當要為社會服務，為大眾造福；晚年才有福好享，才真正享福。年紀輕輕就學著偷安，就學著享福，這個人叫沒福。

之人，沒福之相，前面看看就曉得，沒有福報的相。所以年輕一定要學勤快，要多讀古聖先賢的典籍，決定不錯。千萬不要以為這個是古老的東西，我們現在要學新時代的東西。你看看人家古不古老？人家是天天在進步，儒家、道家、諸子百家的經典是日新又新，絕不是古老的東西，佛法更不是古老的東西。你要認為這是古老的東西，那你是看錯了。